山雨欲来风满楼

原创 罗马主义 [灼识新维度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灼识新维度**

微信号 gh\_4c12eeda5979

功能介绍 不一样的视角，不一样维度，带来全新观点，全新认知升级

2020-08-16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U0Mjc2OTkzNQ==&mid=2247486650&idx=1&sn=8ac76163690887791429cadcc6d8e8b6&chksm=fb14dadacc6353ccf199da2b6bd05585f7a12585c61dacf9b633ec036f127618889a5ec755d3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71)

收录于话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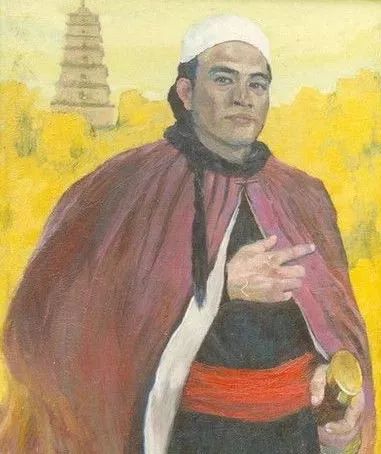
#晚清沧海事

75个

**■   晚清沧海事 上卷（9）  ■**

作者：罗马主义

看见白彦虎犹豫不决的样子，坐在一旁的郝明堂阿訇开口说道：“老白，你就说吧，这里都是咱们信教的朋友，难道还有谁会把你卖了不可？”



♢ 白彦虎 ♢

另一旁的任五也附和道：“如果有谁那么做，我立刻和他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不杀光他全家，我就不姓任。”

郝明堂和任五，是最近才从云南回来的，人气很旺，而且传说这两个人，在云南都参加了杜文秀的起义，杀过人的，所以大家都敬畏他们几分，看见他们两个这么说，其他人也纷纷的随声附和，表示绝不会走漏风声。

白彦虎见大家都这么表态，于是就接着说道：“这次我从前线回来，其实有些话一直想给大家说，但是我这个身份说出来确实有点不妥，但是不说，我又怕耽误了大家。”

“没事儿，你说就是，这里都是咱穆斯林内部的人，绝不会有人露半句出去。”众人七嘴八舌的鼓励道。

“我上次从北京回来，大家可知道是为什么吗？”白彦虎停顿了一下，看了看周围人的反应，然后接着又说道：“其实是因为洋鬼子攻陷了北京城，杀了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十几万人，占了金銮宝殿，先皇要不是跑得快，也差点被抓住，结果跑到半路上，还是被吓死了。

洋鬼子把北京城里抢了个精光，整个皇宫都被烧光了，恭亲王赔了好多钱，把整个大清国的家底都赔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才勉强把洋鬼子送走，现在新皇上虽然登基了，但国库早就空了，养不活我们这些臣子了，所以都把我们赶回老家了。

我这次到了安徽前线，为什么没呆几天就回了家？就是因为朝廷连连吃败仗，把整个长江以南全丢了，河南山东也快守不住了，而且太平军上百万人，都走到陕西边上了，我是放不下心，才赶快跑回家的，给大家通个信，一起商量商量，下步咱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那照你这么说，大清的天下就快要亡了？”郝明堂插口问道，白彦虎未置可否，只是在看着大家的反应，众人互相交头接耳，窃窃低语，但却没有人接话。

“如果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，我们可不能上错船，将来要是长毛坐了天下，我们现在却帮了满人，新皇上登基以后，很可能把我们当做谋逆满门抄斩，恐怕我们必须要先做个打算。”

才从云南回来的郝明堂，看见众人都不敢接话，于是跳出来发表了一番高论，但是众人却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愿意公开表态。

“要我说，不如咱们就反了算了，学杜文秀，自己建立一个伊斯兰国，咱们穆斯林自己当皇帝，当大官，不信教的都的给咱们当奴隶，快快活活的过日子，多好？你们说，是不是这样的？”

同郝明堂一起从云南回来的任五，这时也站了起来，大声的对着众人嚷道，但是除了郝明堂和其他几个从云南回来的穆斯林叫好以外，其他的人都低头沉默不语，仿佛没有听见，坐在他们旁边的人甚至还悄悄的挪挪屁股，试图离他们远点。

虽然任五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可是会场里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，终于，有几个年纪大点的阿訇实在是忍不下去了，他们开口劝道：“小声点儿，说不得，这要被人听见，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！”

“怕个屁，他大清国现在五岁的娃儿当皇帝，屁股上还穿着开裆裤，我们怕他个鸟！”任五激动的说道：“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过了这个村，就没了这个店，现在不动手，将来就没有机会了，你们可都要的想好了。”

但是大家似乎并不买他的账，大部分的人这时都坐立不安，显然不想继续留在这里了，终于有人忍不住了，站起来说道：“今天你们说的这些话，我都当没听到，也绝不会给外人说，你们有大志，有雄心，我也不劝你们，但是我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家中还有几分薄田，吃不饱，也饿不着，我还是当顺民算了，你们以后千万别喊我再来开这些会。”说着，就站起身要走，周围好几个人也站了起来，跟着要走。

任五一拍桌子，大呵一声，也站了起来，指着这几个人说：“你们还算不算穆斯林了，汉人满人欺负了我们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这些孬种屁都不敢放一个，信不信我第一个就杀了你这个叛徒。”

那人也不示弱，指着任五说道：“你来杀，我就不信没有王法了，再说了，汉人满人啥时候又欺负过我们穆斯林了，这么多年来，大家不都过得好好的，你要反你去反，你被灭九族的时候，我经都不会替你念一句，要作死你自己去，我不跟着你趟这趟浑水。”

周围的人纷纷都站了起来，怒目瞪视着任五，气氛变得异常紧张，看那架势，除了云南回来的人以外，其他人都不和任五站在一边。

一见情况不对，白彦虎慌忙站了起来，劝道：“大家都是穆斯林，千万不要窝里斗，我今天请大家来，不是说要造反的，是来找大家商量怎么自保的，大家都歇歇气，说过的话都不要往心里去，先坐下，有话好好说。”

郝明堂也赶快站了起来，又把其他几个人劝了回来，众人看在白彦虎的面子上，勉强坐了下来。

白彦虎说道：“长毛和朝廷，谁夺天下和我们无关，我们又没有异心，只是想好好的过日子，大家说对不对？”众人点了点头，气氛变得稍微和缓了一点。

白彦虎接着说道：“但是现在长毛马上就要攻入陕西，到处都有谣传，说我们穆斯林勾结长毛，官家也不信任我们，对我们动了杀机，汉人也对我们虎视眈眈，所以我们现在很危险。

而且接下来肯定就是战火四起，兵荒马乱的，如果我们不做准备，离心离德，那肯定是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灭族灭教！所以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自保，大家说是不是？”

众人纷纷点头同意，于是白彦虎接着又说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一回去，长毛差不多也要入陕了，朝廷很快就会下命令，让我们组织团练，我们借这个机会，把所有的男人都武装起来，然后互相之间要建立联络，有事要互相照应。

朝廷叫我们出兵，我们还是要出，但是不能全出，出一点点，意思意思，其他的精壮全部留下，保卫家乡，以免官府和汉人骚扰。

大家出来的人合在一起，慢慢的走，我会在前线给大家通报情况，如果朝廷打赢了，你们就马上跟上，如果朝廷打输了，我们就赶快回家自保，不得罪长毛，大家觉得这样如何？”

众人纷纷点头赞同，可是有人接着就问道：“那样朝廷会同意吗？我们没有及时的到前线，将来会不会治我们的罪呀？”

“这个不怕。”白彦虎回答道：“大家都知道的，我在朝廷里混了那么久，上面有人，到时候无非多使点银子，上下打点一下，应该过得去的。”

“这倒是一个好办法，反正当官的也贪财，到时候你挑头，处理好这个事，银子就大家一起摊，这事儿就多拜托你了。”有人说道，其他人也纷纷的点头附和。

接着众人又商量了一会儿，最后约定，回去以后，立刻打造兵器，互相之间定期联系，同进同退，一人有难，四面来帮，绝不食言，最后大家拿出了古兰经，一起发誓结盟。

白彦虎送走了其他人以后，任五和郝明堂还留在原地，一看见白彦虎回来，忙迎了上去，任五生气的说道：“你看这群胆小鬼的怂样，早把真主的教导放在脑后去了，一心只想给鞑子当奴才，照这个样子，大事难成啊！”郝明堂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也用忧虑的眼神，看着白彦虎，希望他能拿出好主意来。

白彦虎拍了拍任五的肩膀，笑了笑，接着说道：“不急，今天已经很成功了，做到了刚才那些，这些人就全都已经上钩了，走，进屋说后面的安排。”

……

陕西巡抚瑛棨是一个文化人，写得一手好字，画得一手好画，虽然生逢乱世，可是陕西远离东南战场，倒也过得逍遥自在。

可是最近他收到的消息，却让他高兴不起来，太平军进入河南，接着又闯入了河南陕西湖南交界一带，下落不明，让他不免的有点忧心重重。

因为他知道陕西防守空虚，境内只有两支不足千人的八旗马队，但是早已腐化透顶，是完全靠不住的，另外还有数千人的绿营，但是从来没有上过战场，到底能不能打？他心里一点谱也没有，所以如果想要把太平军挡在陕西之外，只能效仿南方各省，募集团练，看来是唯一的出路。

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文人，没有打过仗，再加上最近的一些流言，让他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，下不了决心，所以准备听听他的副手，陕西团练使张芾的意见。

张芾这个人，说起来也算是久经战阵的，参加过对太平军和捻匪的战争，但是却战绩不佳，胜少负多，最后被革职，好不容易四处托人情，才谋得了回老家陕西，当团练使这个差事。

这一日，两人在一起商量陕西的防务，瑛棨就问张芾：“上次你提到募集团练的事，我觉得非常的好，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最近听见到处都有传言说，穆斯林勾结了太平军，想要造反，不知道你听到这事儿没有？”

张芾笑了笑说道：“惑众谣言，不必在意。我就是陕西人，世代都和穆斯林打交道，如果说小偷小摸，邻里械斗，偶尔聚众闹事，这些还是有可能的，但是要说造反，他们是没有这么大的胆量的。”

瑛棨点了点头，但是还是有点不放心的说道：“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也考虑到募集对象里，万一他们真的有异心，两军对阵的时候，他们突然临阵叛变，那我们岂不是非常的危险？”

张芾笑到：“不必担心，他们绝对不敢，他们的妻子儿女也在后方，到时候脱不了连坐之罪，他们岂会不想想后果？前朝历次征战，特别是在甘肃平定穆斯林新教叛乱，都召集了陕西穆斯林的，这是有先例的。”

瑛棨还是有点犹豫，又说道：“前朝天下太平，自然不怕，可是如今盗贼四起，人心不稳，如果这个时候，我们征他们上前线，他们若是不从，或是拖拖拉拉，我们又当如何呢？”

张芾一愣，然后正色说道：“那就国法伺候！陕西十户之中就有一户穆斯林，若是只征汉民不征穆斯林，自然不能服众，到时候人人以此借口推脱，我们如何能凑集兵力，抵抗长毛呢？”

“再说了，陕西也是他们的家，长毛一来，生灵涂炭，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？既然同处一室，自然守土有责，如果只招汉民，不招穆斯林，反而显得我们提防他们，所以该招还是要招。”

瑛棨没有再说什么，几天以后，各地都收到了西安发来的命令，每县都要募集团练，抽调役夫，按人口均摊，立刻前往陕西西南集结。

……

西征的太平军，终于走出了群山峻岭，一路顺利的攻入汉中，同李蓝起义军汇合，另一路由扶王陈得才亲自带领，攻下了陕西柞水，只要再翻过几座山，就进入了关中平原了。

扶王陈得才非常的高兴，他发现这些城市完全都没有防守，几乎兵不血刃，就轻松的拿了下来，虽然收获依然不是很丰盛，但至少好过了在山沟里的行军，于是他决定休整几天。

他亲自审问了抓来的知县，询问了关中平原的情况，得知大部分军队都被调往了安徽前线，剩下的军队大多战斗力较差，而且数量不足，令他非常的高兴，看来这一宝是押对了。

不过他也从知县那里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让他非常担心，合肥被围了。

但是他无法判断这件事的真假，因为他并没有收到陈玉成求援的消息，当然，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些信使都被埋伏在合肥城外，多隆阿的马队俘获了。

他再三盘问知县，但是知县也说不清楚，那是他的师爷前几天，听路过这里的其他师爷说的，而听到消息的师爷早已经在乱军中被杀了。

扶王陈得才思虑再三，觉得这事关重大，于是他派出了大群的密探，分别前往河南，安徽，湖北，设法打听消息，一有情况，立刻回报，那么他最后搞清楚了合肥发生了什么情况吗？

……

陈玉成再次面临抉择，多隆阿现在已经追了上来，他必须马上决定，是向西去找西征军，还是向北去找苗沛霖，或者绕道先回南京，再做打算。

关于西征军的消息，一个月前，有一个西征军派回来的信使，设法绕过了围城的多隆阿的军队，溜入了城内，告诉了他扶王陈得才的部队，已经壮大了几倍，一路顺利，正在分兵翻越陕西西南的群山。

但是这个消息对他来说，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了，两个月可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，西征军他们现在在哪里，情况如何，他完全不知道，如果现在他带着几千骑兵，穿越河南湖北去陕西找的话，实在有点儿大海捞针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完全没有把握，能不能甩开前后夹击，撑到和西征军会合那一天，他心里没谱。

至于绕道回南京这个方案，确实是简单易行，但是，手头的十多万大军，打到现在，只剩下了几千人，他又如何向洪秀全交代呢？洪秀全会不会放过他，再次给他一个机会呢？

陈玉成一身黄袍，上面用金丝绣着九条金蟒，头扎黄巾，前边镶着一块大大的白玉，胸前带着一个十字架，手握千里眼，骑着从洋人那里买来的高大的阿拉伯战马，站在一个十字路口，犹豫不决，寒风中，3000多名他最精锐的部下，正等着他做出最后的决定，那么他最后会选择哪一条路呢？

……

南京城里，洪秀全正听着一个俊俏的女官向他报告，曾国荃正在城下筑垒的消息，听着听着，他闭上了眼，好像睡了过去，然后一会儿之后，他突然浑身一颤，睁开双眼站了起来，周围的人慌忙的跪倒了一片，知道天父下凡了。

只见洪秀全口中念念有词，说的大概是耶和华决定考验大家的忠心，看大家能不能齐心协力，共度难关，只要虔诚的跟着耶和华的儿子洪秀全，天父和长兄耶稣，就会在天上保佑大家，度过了这一个劫，大家都会在最后的审判中，升入天堂，背叛者则被罚入地狱，永生永世不得超生。

然后他又缓缓的闭上眼，睡了过去，轻轻地打起了呼噜，过了一会儿以后，他突然醒来，问大家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大家赶忙据实相告，于是洪秀全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然后命人拿来两条镶了金边的黄绸子，用朱砂在上面写了这次天父下凡的经过，附带有几道命令，这两条黄绸子，一条是给李秀成的，让他迅速回南京救驾，另一条是写给扶王陈得才，遵王赖文光的，命令他们立刻停止进攻陕西，火速回南京救驾，但是他没有写给陈玉成，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合肥被围的消息，他对他不抱希望了。

……

扶王陈得才带着先锋部队，越过最后一座山，终于进入了关中平原，不久之前，他和捻军张宗禹会合了，因为最初出发的时候，他害怕自己的兵力不足，就派人带了一个穆斯林，去劝说张宗禹和自己一起来陕西，果然，张宗禹也被说动了，屁颠颠的从安徽跑到了陕西。

现在，他进入了陕西平原，看着田野里四处茁壮生长着的庄稼，虽然不如南方那么茂盛，但是在北方来说，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

扶王陈得才的对面，是已经整齐列队的一千多八旗骑兵和数千绿营步兵，这是陕西巡抚瑛棨四处拼凑而来的，但是陈得才连看都懒得看他们，他的目光依然贪婪的看着整个关中平原，虽然他的身边只有两千多骑兵，大队步兵还在山沟里行军，离他还有两日的路程，但是他瞟了一眼对方的装备，再看看对方的阵型，就知道自己有绝对的把握，击败对方。

终于，陈德才的目光从田野里收了回来，然后他挥了一下手，五百名太平军的骑兵立刻向对方冲了过去，但不是向对方的正面，而是直接绕过了对方最左侧的阵地，转向对方的侧后。

清军慌忙的向这些人释放抬枪和火绳枪，但是这些骑兵都很好的保持了距离，恰好在射程之外，清军盲目的射击了一阵，毫无效果，立刻派出左侧骑兵去阻挡，但是这些太平军骑兵，并不和他们交战，只是策马飞奔，沿着清军阵型的后侧绕向了右方，于是清军右侧的骑兵，也赶快出动，去拦截这些骑兵，这些太平军骑兵看见清军的骑兵，都被吸引了过来，立刻调转马头，跑向了远方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陈得才再次挥了挥手，又有一队骑兵冲了出来，再次绕向对面清军的左侧，同时做出要从左后侧冲击清军步兵大阵的姿态。

由于保护侧翼的骑兵已经被吸引开，指挥战役的清军将领，缺乏经验，没见过这个架势，担心侧翼兵力不足，挡不住冲击，慌忙命令中央的部队向左移动，试图把正面一部分步兵，调到左侧重新布阵，防止左侧冲来的敌人骑兵，但是绿营兵根本就没有受过这种训练，这一下子整个步兵阵型全都乱了套，互相推搡，挤成了一堆。

看见敌军出现了混乱，扶王陈得才立刻抽出马刀，大喝一声，率着剩下的骑兵从正面冲了过来，正在乱哄哄转向的清军，看见正面突然有骑兵冲来，顿时魂飞魄散，好多人丢下武器，撒腿就跑，很快就变成了全军溃逃。

太平军从两个方向冲入了步兵方阵，绿营兵无人抵抗，都在拼命的逃跑，太平军如入无人之境，刀砍马踩，杀的清军鬼哭狼嚎，完全变成了一场屠杀。

而在前方吸引清军骑兵的太平军骑兵，也使出了八旗军队没有见过的一种战法，他们骑着马在前面跑，腰间却插了三四把燧发手枪，也有个别人用的连发科尔特转轮手枪，看到清军追的只有两，三米远的时候，回身一枪，就把举着大刀长矛的八旗骑兵打下马去。

这样边跑边打，很快追击的八旗骑兵，冲在前面的一个个都被打落下马，后面的清军骑兵就不敢靠前了，双方渐渐拉开了距离，指挥的太平军将领挥了挥手，太平军停下了马，调转马头，抽出马刀，排成一条弧线，向八旗骑兵冲了过来，陕西的八旗骑兵，从来没有打过大仗，一看到这个情况，都吓傻了，立刻四散逃窜。

入陕的第一战，以清军的大败告终，指挥作战的西安马队参将阿杨阿身负重伤，全靠亲兵拼死营救，才侥幸逃了回来。

消息迅速的传了开来，走在半路上的穆斯林团练，立刻转身回家，白彦虎马上派人带信给任五，郝明堂，让他们马上准备下一步的行动，同时，他又派出了他的同僚洪兴，和扶王陈得才接上了头，然后他也飞快的离开了前线，去完成最重要的一件事，这是什么事呢？

……

陈玉成终于做出了决定，寿州城外，苗沛霖的弟弟在十里之外，就来迎接陈玉成，而且还早就在城外准备好了宴席，搭好了帐篷，请陈玉成的部队赴宴。而他本人，则带着陈玉成和他手下的几个亲兵，前往寿州城和他哥哥见面，据说他哥哥在那里已经备好了最隆重的欢迎仪式。

陈玉成和苗沛霖的弟弟并马而行，看见城门上张灯结彩，沿着城门站了好几排欢迎的礼兵，陈玉成非常高兴，心想，苗沛霖这个人还是很仗义的，看来，我又可以东山再起了，他不由得脸上浮出了微笑，那么陈玉成的心愿到底达成了没有？

**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，如果觉得本文可读的话，请分享到朋友圈，谢谢您的支持。**

- End -